

教會宣教

沈 正牧師 2009/2/5

我其實是很相信來參加禮拜四晚上宣教團契的弟兄姐妹們對宣教應當有一個基本層面的認識，和對神自己在宣教事工上已經有點負擔。但是我們在這裡這樣一個團契，這樣的聚集，可能所需要的不是很多的理論，這是我的感覺。我覺的需要有三個 P：第一個，我心中想的，我們需要能一起禱告，pray。第二個，我們需要有一個一起共同的 passion，熱情，宣教是一個很需要熱情的東西。第三個我們還需要 Partnership，我們很需要同伴，我們也很需要配搭。這三個 P 是我今天晚上在開頭的時候的分享，但是我還必須講一些使得我能夠在教會裡面這些日子以來跟弟兄姐妹、長執同工一起服事宣教的這一塊，或者是參與宣教這一塊，或者是親身直接或間接參與宣教這一塊，我覺的是有一些 background，我覺的每個人都有他的 background。

我信主、從小信主以後，其實在我的事奉中間，或者是決志信主以後的那一個初期的時候，是有一位宣教師對我有些影響，她已經回天家了，是一位內地會的老姐妹，從中國大陸來到台灣，我知道她的英文名字叫做 Lily Slyder，我們都叫她 Anti Lily。這位施素心宣教師是一個加拿大的宣教師，我們覺得從她身上得了很大的幫助。為什麼一個國語講的不是很標準的這樣的一個單身的姐妹，一生為什麼會投入華人的服事裡面？先到中國，然後來到台灣，其實這在我一個剛信主的人的內心中就會有一個問號，就會有一個思考，為什麼？我在大學的時代裡事奉主，在學生團契、學生工作中也受到一些宣教師的影響，那時候在我身上比較有人用一點心來幫助我的，是有一位宣教師叫做魏德凱牧師，叫做 Dick Webster，美國的宣教師，他就是台南橄欖山的創辦人。這位 Dick Webster 牧師早期也是內地會的牧師，他常常提醒我說，要事奉主、學習服事主，要往上看，要往外看，然後才往內看。唉！我覺的這三個我聽不懂，你知道嗎？他第一次跟我講的時候，我真的聽不懂。他說我們事奉主的人，如果願意在事奉主，無論你個人的事奉，你帶的團契，那時候我在學生工作，你帶的團契，或者以後你參加教會，在教會服事，你什麼事情都要學習往上看、然後你要往外看、最後你要往內看，我覺得那好像跟人的性情不太一樣，我們常常是往自己裡面看，先往自己裡面看，然後再看東看西，最後才知道要往上看。最後他說這三樣你都看完了，如果你能夠，還要看的話，就要向永恆看。哇啊！那真是玄！真是聽不懂，我真是聽不懂！經過了這些日子在教會服事裡面，熟悉以後，我回想這位主的僕人對我講的這幾句話。我就覺得，哇！那真是好！真的很不一樣喔！

1979 年，我已經事奉主 8 年了，我要來教會服事，那時候韓偉長老找我。我想那時候這裡大概只有何長老，他那時候在信友堂聚會，那時候信友堂很小，

一百多人，不到二百人左右的教會。韓長老跟我談了很多次很多次，我是怕得不得了，不敢，說什麼都不敢，一大堆的理由，後來神帶領我，我就決定要來了。決定要來的時候，我覺得有件事情我要做，就是我決定要去見我這位魏德凱牧師。他在台中，他是很有意思的一個弟兄，他那時候年紀已經很大，所以他晚年的服事不是在教會裡面做一個教會的牧師，他也不是做一些別的事，他就是每一天在一個房間裡面讀經、禱告、跟人約談，約談的對象大部分都是傳道人，所以他等於是傳道人的導師。那我這年輕人就跑去跟他約談，因為他也認得我，他也對我有負擔，所以我就去了，當然要事先約，約了以後我就去了。他也知道我要離開校園團契到教會，所以我那天就跟他說，我要離開校園團契，他說我知道，我說我要到信友堂去，他說我知道。我說我今天來看你就是希望你跟我講些什麼，我要知道你要告訴我什麼，我知道你會為我禱告，你已經為我禱告，你有沒有什麼要告訴我？我講完這個，我就坐在那個，他那個房間大概就這房間的四分之一，我就坐在他那個書桌邊上。他老人家突然間就站起來，就在他那小房間裡踱步啊～走過去，走過來，走過去，走過來，哇！那個房間的空氣真是把人僵掉了！我就怏怏，什麼都不敢講，也沒有說什麼，就坐在那邊，我也禱告。他就這麼走，你知道，就我們兩個人在這小房間裡，他就在那走啊走啊走～走過去，走過來，也不講話十五分鐘。你說這十五分鐘真像好幾個鐘頭一樣啊～後來他就回頭突然對我說，你要帶領信友堂這個教會成為一個宣教的教會！哇～我嚇一大跳！我那時候真是不是很懂！我剛剛說的以前那個 Lily Snyder 宣教師成為一個在我們中間的長輩，我這腦子裡有個觀點，有個問號，為什麼這個加拿大的姐妹一生都要在中國，非常的樸素。另外一個就是，以前魏德凱牧師以前說，你們要往上看，要往外看，才往內看，或者你還能夠，往永恆看。這些慢慢就都回來，他說你要帶領信友堂這個教會成為一個宣教的教會！

我要告訴諸位喔～當他講完這句話，我就坐在那裡，聽他講完，我什麼也聽不懂，我真的是聽不懂！但是我記得。我覺得這個可能會是上帝藉著他的僕人要跟我講的一句話，而且我放在心中，我就慢慢想。這個教會要成為一個宣教的教會，什麼教會要成為宣教的教會？什麼教會是一個宣教的教會？我就開始找，我也開始問。於是就有人告訴我，你知道嗎？多倫多有個教會叫做民眾教會，People Church，那是個很有名的宣教教會。那我就去找那些資料，喔～原來那個教會是這樣的一個教會。人家對我說，在美國 Boston 有個很有名的教會叫做公園街教會，Park's Street Avenue 的一個教會，跟第幾街轉角的一個教會叫公園街教會。Park Avenue 喔～我就去找，資料比較少。後來人家又對我說什麼什麼什麼...可是還是沒有看到有一間這個華人的教會被他推薦或是被別人推薦給我說這是一間宣教的教會。所以那時候我還是不是很懂，可是那時候我就開始覺得，也許...我們慢慢能夠建立一個宣教的教會。其實宣教是什麼？那時候在我的腦海裡面還是很模糊的，雖然我已經是教會的傳道人，雖然我那時來到信友堂服事，雖然我也在主日崇拜講道。其實你說那時候要我把宣教這兩個字有非常清楚的字面的詮

釋，我覺得那時候可能我是一下子講的是這個樣子，一下子講的可能是另外一個樣子。我要這樣子表達是因為，我覺得我對宣教的認識，整個的那個 Picture，整個的那個圖畫，其實它是慢慢，我不敢講是拼湊，它不是拼湊，而是我慢慢學習發現，或者是認識。喔！原來是這樣，原來宣教的意義是這個，原來宣教的定義是這個，原來宣教的教會是這樣的一個教會。我是慢慢、慢慢學習和發現的，這中間還有很多很多的學習。宣教是一個上帝所揀選的人去協助上帝所愛的另外一個人回到上帝的家中，於是這就會建立了一群上帝的子民，近的、遠的、個人的、教會的。

後來我去看那個魏牧師，經過了一年，大概 1980 年，我去看魏牧師。我跟他談關於教會的服事的時候，他就問我一些宣教的事，我說我們不懂，也完全沒有開始。他就跟我說，你大學的時候不是讀了很多宣教師的傳記嗎？我說是，大二的暑假我讀了六十本宣教師的傳記。我讀了六十本，很受激勵。那時候讀宣教師的傳記完全不是要考慮宣教，完全是因為要讀屬靈的書籍，就讀這個宣教師的傳記。他說你讀了很多宣教師的傳記，你現在要做一件事，你以後主日崇拜講道的時候，輪到你講道的時候，要常常舉一些例子的時候，你要把這些宣教師的例子舉出來，他說這樣子弟兄姐妹會對宣教開始有些認識。我覺的這是個不錯的點子，所以大概在 1980、81、82 那一段時間，我在教會的主日聚會講道裡面，輪到我講道的時候，我常常舉一些宣教師的例子，不只是戴德生、不只是 C.T. Studdt、不只是慕勒，還有耶得遜等等等等，大衛李文斯敦等等，我常常就用這些宣教師的見證成為我講道中的一些例子。我不知道那些時候，我講這些例子的時候，弟兄姐妹的感覺是什麼？但是我很清楚的知道，1981 年我曾經對那時候的長老說，我們信友堂要不要開始有點宣教的服事，成為一個宣教的教會？教會宣教，做一點宣教的工作？那長老很快的回答，這個是很好的，但是不急啊！我們還有很多很多的事，我們自己還有很多很多的困難，我們還有很多很多的問題，我們自己還很微小，我們自己還是很軟弱，我們慢點慢點！反正就是說不能夠接受，不能夠同意，也不能夠支持。宣教是很好啦！沒有人敢講宣教不好。宣教很好，但是喔～這但是的背後是不好，不要！我發現那時候教會的長輩們在他們那時候的背景和中間沒有這種向上、向外、向內看的想法。他們的一心一意就是希望信友堂能夠長大。其實那時候我也問他們，你們希望信友堂多大？哇！三百人、四百人就不得了啦！那時候這真是他們的回答。因為他們說能夠讓教會，那時候信友堂的舊的禮拜堂坐滿差不多三百個人，三百個人很擠了啦！三百人就不得了了啦！因為崇拜從來沒有坐滿過。

但是 1981 年我覺得對我生命中有一個很大的改變，那是上帝的工作。那時候台灣有一個宣教師被派到日本去，是內地會派的，所以以致於內地會，因著這樣派這一位宣教師要有後勤的支援，他們就要設立一個台灣地區委員會。那麼那時候要設立這個台灣地區委員會是要支持這樣一位宣教師，一開始其實他設立的

時候就只有幾個人。後來也不知道為什麼經過別人的推薦，就請我也去成為那個委員，那我就去成為那裡一員。那時候委員會有個主席，一個教會的牧師，就是周神助牧師。因為那個宣教師是靈糧堂的，所以周牧師就做那委員會的主席。那麼 1981 年呢～內地會在新加坡開一個國際的會議，那個會議中就請所有亞洲的主席出席，周牧師就去參加了，參加完了會議結果就是周牧師在新加坡，那時候戴紹增牧師在 1980 年從華神去到內地會作總主任，去到新加坡內地會作總主任。所以周神助牧師在新加坡開完那五天的會議後，他做了一個重大的決定，就是他在新加坡內地會總部對戴紹增牧師正式辭職，他說我不能做，我不會做，我沒有辦法做。所以戴牧師跟他懇談後，就在新加坡接受他的辭職。然後就從新加坡打一個國際電話打到信友堂跟我說，要請我做這個主席。我在電話裡接到戴紹增牧師的電話，就傻了。真的是傻了！我？你說要做什麼？做台灣地區委員會主席，1981 年。我不敢說不，因為他是我的老師。我不敢說不，因為我很尊敬很尊敬他。最近這二天心裡頭很難過，因為戴牧師大概醫生說只有一、二個月，前幾天他兒子跟我談他後事的事情。他就對我說你啊，我就不敢說不。然後他就說，那就是這樣啦！所以我就不敢講迷迷糊糊，我就好像這樣子要做這件事，但是後來我給他打一個電話，我說戴牧師我什麼都不會做。他說沒有問題，我講，所以我就去了新加坡，他就開始告訴我什麼叫做宣教，怎麼樣做宣教，所以我才開始有一個宣教的概念，所以我才開始懂得所謂一個跨文化的宣教的事情是什麼，什麼叫做工廠，什麼叫做本地，什麼叫做宣教師，什麼叫做差會。這一些所謂現今我稍微懂得、現在懂得一些宣教的，不單是名詞，而是實質的一些宣教的事情。為什麼語言對宣教師這麼重要？子女教育的問題怎麼樣？宣教師的財務如何面對？宣教師遇見困難的時候有什麼原則？宣教師子女的教育問題。哇！這一大套關於宣教的東西，我就在內地會新加坡的總部的圖書館裡面，戴牧師就教我，我就學了這些東西。哇！那真是很豐富！我覺得我好像一個眼睛那個靈被打開了。原來宣教師是這樣不得了的一個事情喔！現在回想，我覺得我真是感謝主！也是神的恩典和憐憫！因為我一開始接觸的是一個在全世界宣教歷史裡面最有制度、最被主重用的信心差會、第一個信心差會，我所學的都是這些，戴德生的原則、戴德生的立場、內地會的原則、內地會的立場，所以他們有一個非常大的一本書，就是我不知道這算不算是所謂的教科書，叫做 P&P, Principle and Practice，內地會有一本二部分，就是他的原則和他的應用。這個原則是清楚的，不能隨便變的，這應用是在不同的地區，那我就學了這些。以致於這樣子我開始認識宣教。

教會宣教，因此我回到這裡我就開始想，我們要怎樣推動教會宣教？但是信友堂還不是那麼快，不是那麼容易。你看信友堂第一屆差傳年會是 1987 年。我 1981 年回來，中間還熬了好幾年，可是那幾年我覺得神也給了我很多的寶貝。有一樣事情我要說，1981 年我從新加坡回來以後，我就懂得一個做 Counsel Chairman，內地會地區主席的責任，包括我要牧養、要關心我們從台灣所差出去

的宣教師，那時候宣教師很少，那內地會那時從台灣差出去的宣教師只有一個，就是王婷宣教師。她是去日本，所以我就告訴她我要去看她，這是我的責任。1981年我從新加坡回來，我跟她說我要去看她，她說：歡迎你來，但是二月再來。我講完這一段，我就可以講完教會宣教的起源。她說你二月再來，我說為什麼要二月來？她說因為我在北海道工作，二月最冷，對我們這在台灣長大的人，二月冷，只有概念沒有感覺。我說好，來就來，所以後來我跟她二人敲定的時間就是二月中，我去北海道，她在北海道，所以我就去了，哇！那真是冷！攝氏零下十五度。那雪堆得那麼高！從台北飛到東京，換一個飛機到札幌的千歲機場，有人接了我，我再坐火車。一個小時左右，到了一個小小的城，大概六萬人口的城，叫做Takigawa，同川，那個日本字喔，同字是三點水的同，那個同字還那樣彎一下。Takigawa，我到了那裡，她安排我住一個地方，離她的住家不遠。那五天我做什麼呢？各位！我可以告訴你，我什麼都沒做！我所做的就是看這個宣教師做什麼。所以她去超級市場發單張，我就跟著她後面去看她發單張，她的日文算是不錯，她們教會有聚會，我就跟著她去聚會，坐在那裡。那麼在日本，你知道那個如果在札幌，或者是大一點的這個城市～主日聚會，平常的聚會大概二十個人的話算是大教會，像我們這樣算是大教會。如果十個人，就很正常，所以那個Takigawa，就那一間內地會設立的教會，那天晚上的聚會來了六個人。我就在她們當中，全部都是姐妹，沒有一個弟兄，只有我。那沒有關係，我就跟上去了。那第二天她又在路上又去發單張，到超級市場，這個日本的超級市場，那個時代喔，二十多年前，有很多東西可以試吃的。哇！

有一天，她的那六位姐妹中的一位，她先生到東京工作，所以她一個人在Takigawa，她說那天要請我吃晚飯，請我吃一客日本餐。王婷宣教師就跟我說，我們一起去吃，她請吃，我們一起去吧！我說，沒問題，反正你去哪裡我就去哪裡。她還跟我講說，雖然那位姐妹信主，她先生沒有信主，所以她家裡還是有那個日本神教的神龕在客廳裡，你不要介意。我說我不會介意，我說能不能照相？她說，她要問一問，後來那個人說可以啊～沒有問題。那天她請我吃日本餐，哇！現在我完全不記得那時候餐好不好吃，但是我記得一件事，很難坐，坐下來日本桌子這麼矮，然後那個榻榻米墊，你要跪在那個榻榻米墊，哇～就跪不住ㄟ～這個要有操練，那王婷宣教師就跪得住！我就跪不住，我真是唉唷啊～難過得不得了！所以我覺得台灣的日本餐廳啊～有的時候下面挖一個空，對不對？哇～有那個我就去吃，沒有那個我實在坐不住。所以我時常對王婷宣教師說，我坐不住，我說我起來照相，就常常起來照相，那就坐不住啊～所以就照相，一直照相，這是我唯一的那一天的印象。五天在那裡跟她談，問她很多的事情，瞭解一個宣教師。所以那個禮拜六我要回來了，禮拜五晚上她對我講一件事，她說明天你要走，我說對，我明天必須要趕回來了。她說你差不多十點鐘要離開 Takigawa，坐火車，因為那城市幾分鐘就會到火車站，火車到了以後，我們內地會 sapporo 辦公室會有人接你，開車送你到千歲機場，然後你到東京成田機場換機。我說這我知

道，她說你要這樣轉這樣轉...，我說 OK。然後那個早上她說，我希望明天早上吃完早飯以後，你可以再來我家，我們一起做一個禮拜，在我們家做禮拜。我說，喔！她說，我領會，你講道，就我們兩個人。我說，喔！她意思就是叫我準備一下，第二天早上差不多八點半，我們就到她家裡，她已經擺了兩本靈糧詩歌，那我帶著聖經，她帶著聖經，然後她就領會，真的有領會，她說奉主的名開始聚會，唱詩第幾首，然後我們倆就唱詩；再唱詩第幾首，我們倆就唱詩，然後我們現來禱告，她就帶你禱告，她是主席，然後她就說主禱文，所以我們倆就背主禱文，結果她說現在我們讀詩篇第幾篇，起音～所以她讀一節，我讀一節，她讀一節，我讀一節，讀完了。她說，現在請牧師講道，所以我就講道，她聽，我講道，一個人聽。我大概講了十五分鐘，講完了我們禱告。禱告完後，她說我們現在唱詩，然後就唱詩，回應詩歌。最後她說現在請你為我祝福禱告，我就替她祝福禱告。差不多從八點半到九點二十，我們真的搞了五十分鐘。

那一天，我心裡很感動。那一天我跟她兩人一起做禮拜結束以後，她送我到 Takigawa 的車站，我差不多坐一個鐘頭的火車回 Sapporo，後來我從 Sapporo 坐了差不多將近一個半小時的飛機到成田，後來我到成田再回來差不多三小時，當然中間包括換機、轉車等等的。我的心完全沒有辦法離開那個早上的情形，就一直想一直想。一直想她為什麼要這樣做？當然我懂，我想你們也懂。她告訴我，她已經差不多三年沒有用過國語做過一次禮拜。我看那天我真是親自非常深刻感受到一個宣教師的孤單。喔！原來是這樣，所以我在那裡幾天跟她在一起，她說從來沒有人去看過她，她的教會也沒有人去看過她。我是第一個台灣人去那裡看她，她也受到內地會一些關心等等。所以我那天從 Takigawa 到 sapporo 的火車上我一直在想，我就一直為她禱告。我心裡有點起伏，但是我就一直禱告。然後從這千歲機場到東京的時候，唉～我也是起起伏伏，我就一直禱告，我說主！我能做什麼？那天上帝也給我一個很奇妙的引導。我的飛機到了成田沒有辦法降落，因為成田機場下大雨，可是這大雨一下下來，我這飛機接不上。我要接那個西北航空公司六點鐘從東京飛回台北的最後一班飛機，第二天是禮拜天，我要講道。可是那個飛機不是沒有飛到成田，它已經飛到了，但它不能降，雨很大，結果終於降了，五點十分飛機降了，可是我的飛機是六點。那時候我就不知道為什麼，我在千歲機場我就對他說行李直掛台北，他說不行。因為我這個是全日空，然後你那是西北，我不能給你掛，不知道為什麼。那我不能掛，我心裡想，沒關係，我自己拿出來。結果他飛機降落的時候五點十分，我一看，哇！真的是很緊張。成田機場不算最大，但是也不是很小。國內線在最那邊，西北航空在最這邊。我有一個行李，要從這邊拉到最那邊 check-in。哇！我真的不知道怎麼辦。我就禱告，我就說，求主幫助！我那時候的想法是我要不要管這個行李？可是當我還在這樣思考的時候，我覺得這是很奇妙的事情，我從千歲到成田機場，一、二百個客人，我的行李是所有的行李中第一個出來的，不可思議，這我想不通。因為那時我的行李是這樣一個行李，我的行李很普通，所以我拿了一個就是很普通的

膠帶，在我的行李兩邊貼了一條，為了好辨認。噢～我遠遠看到那輸送帶怎麼有一個東西來了，就是我的行李。那是很奇妙的耶！那時候五點二十分。我拎了我的行李我就跑，跑到西北已經快五點半了，我心裡想，不知道他們願不願意給我上飛機？當我快要到的時候，那人就問，你是不是沈先生？一個日本人問我，你是不是沈先生？我說我是，他竟然會講華語。我說我是，他說你終於來啦！我說那個飛機 delay，那個飛機不能降，他說我知道，那麼就請你把行李交給我，現在要趕快去上飛機，我們飛機要準時起飛。那西北就說，既然你趕到了，那就很好啊～請你坐商務艙。但是從東京回到台北那三個小時的飛行旅途，我心中所想還是早上跟王婷宣教師唱詩、禱告、講道那一個幾十分鐘，那天我記得很清楚，那天在回台北的飛機上我做了一個決定，我做了一個禱告，我說主！求祢用我做一個支持宣教師的人。

這些年來，教會的宣教它是一個累積的東西。我覺得我們沒有可能一步就會，一步就登天，不可能！安提阿教會之所以能夠成為一個差傳宣教的教會，我覺得除了他們有好的屬靈的領袖，保羅、巴拿巴，除了他們有保羅的教導、有準確的屬靈知識以外，我覺得是因為他們勇於突破，這個突破是一個看見，對神大使命的看見、對上帝國度眼光的看見！因此可以跨出自己的侷限，順從上帝的命令，面臨自我的突破，面臨同工的挑戰，面臨一切可能因為要走上宣教的困難！但是在這中間，我說我在飛機上做了一個決定，我要做一個支持宣教師的人。支持宣教師，我覺的需要有一個堅持，因為困難是很多的！我知道這麼許多年來，信友堂走宣教的路不是全面的都是鼎盛，困難是很多的，挑戰是很大的，有些時候不等於我們什麼都看得很準確，也不等於我們什麼都會做的很好，我們也是有好些地方也是跌跌撞撞，搖搖擺擺走不出來，很困難的，但是我覺得教會在經過這許多的堅持、這許多的挑戰以後，我覺得時候到了的時候，我們就開始踏上這一路。起步踏上的時候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微小，1987 年我們第一屆差傳年會，請徐育光牧師來，那時候我們什麼都不懂！就只有一顆心，那時候的宣教預算信心認獻五十萬。噢～那一年就達到了！第二年，一百萬也達到了，就這樣陸續陸續～就看見宣教的負擔，像是一個種子慢慢的撒在眾弟兄姐妹的心田裡面，藉著信息、藉著見證，慢慢撒開。慢慢我們中間開始有宣教委員會，慢慢我們中間開始有宣教師，慢慢我們開始支持一些宣教機構、宣教師，慢慢我們中間的青少年長大了，青年自己出來往海外去，那個宣教的感覺就不一樣。

我要做一個見證，替信友堂做一個見證，1987 年我們第一次差傳年會，第二年我們沒有，因為改建了禮拜堂。所以我們二十年，過去這二十年來，你們可以，如果有人要 challenge，你可以做一件事，把過去信友堂這二十年來的周報拿出來，你看信友堂的奉獻的那一排，我們的奉獻現有十一奉獻、感恩奉獻、差傳奉獻、什麼什麼奉獻...。你看那個差傳奉獻，二十年，一千個主日，一年五十二個主日～一千零四十個主日，一千多一點的主日，沒有一個主日沒有差傳奉獻，

這是很奇妙的事喔！非常奇妙的事！我想你們可以給我做見證啦！何長老可以給我做見證！我是非常虧欠，不太會講說要做奉獻的這種傳道人，我很少講，幾乎不太講，是神的聖靈在一個教會裡面推動一項工作的時候，二十年來，超過一千個主日崇拜的日子裡面，沒有一個主日崇拜沒有差傳奉獻，有的時候很多，有時候不多，或多或少，總有耶！這不得了！這實在是神奇耶～但這時候的解讀是什麼？我的解釋是上帝把宣教的負擔已經變化的放在眾弟兄姐妹心中。

最後講一件事就結束，教會宣教不是我，是弟兄姐妹。今年我們沒有做，往年每一年差傳年會你們在的時候，我都在主日崇拜上面打電話，對不對？那個電話很難打。不是說打的通打不通，你知道那難在哪裡，有很多地方很難。我們都有事先的準備！這可以告訴你，我們都是事先準備好，決定要給比如說藍逸明打電話，那就告訴她說，對不起啊～你這半夜就得起來，你的時間跟我差八小時，所以你得半夜起來，反正我早上九點半前後要打電話，你大概是半夜一點半，你今天就熬個夜啊～這些都容易！也告訴她我要問她什麼，她要怎麼回答，然後我們請她預備禱告事項，這些對她都可以準備，而且那個感覺很強烈，還蠻震撼的。最難的其實是要掛那個電話。你知道最難的不是打那個電話，而是要掛那個電話。最難的是你跟他講其實三、四分鐘，要掛那個電話我覺的很難，很捨不得。她在那邊可以聽到我們所有人唱詩歌的聲音，我記得就是有一次，我忘記是誰，我忘記是哪一次，那個電話我也忘記是打給誰。我跟他講完後，我跟他說弟兄姐妹現在要為你禱告，然後我就帶領大家禱告，然後我跟他說，現在我們要唱詩歌，唱詩歌之後，一下我就會把電話掛斷。下面不知道一個誰，我現在也記不得他是誰，他說牧師啊，你就不可以不掛嗎？他就對我 challenge 這個！當然我們也不在乎國際電話費用，誰會在乎那個費用。他就說你不能不掛嗎？當然不能不掛，當然也可以不掛，當然最後還是掛。那個聲音讓我很感動，你就不能不掛嗎？我發現弟兄姐妹對宣教師有感情，這才是重要的！Pray 禱告、Passion 熱情、Partnership 同心一同來配搭事奉，我們一起低頭禱告。

天父！我們感謝祢！是祢自己的熱心所成就的事，我們感恩，也將榮耀來歸給祢。感謝祢設立這個教會，揀選這個教會成為一個宣教的教會。不單是差人、差錢、差禱告，更是讓這個教會心思、意念、眼目可以向上看、可以向外看、可以向永恆看。主啊！求祢記念我們！謝謝主今晚讓我們宣教團契第一次的聚集，願主在我們中間率領我們，奉耶穌的名禱告，阿們！

(邱琳雅姊妹整理)